

# 我所認識的慈父善牧：胡振中樞機

盧惠德

「備承主之惠，盛德何以償；  
惟願接恩杯，恆頌主名芳，  
勉行報主願，宣德於萬方。」（詠·116）

以上的聖詠是胡振中樞機用於他晉鐸及晉牧二十五週年紀念的聖相上，也常應用於香港教區的新聖堂落成典禮作勉語，也是他去世前給我的勉語和鼓勵。他更特別提及此聖詠之首一句，隱含著我的名字「惠德」，勉勵我要努力去「力行仁愛，實踐真理。」

時間過得很快，今年九月便是我們敬愛的主教胡振中樞機逝世十周年。我非常高興有一個表達我對樞機一直欽佩而愛敬的機會。

胡樞機於一九七五年七月在香港晉牧，而我則在移民美國紐約三個月後，因家事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尾回流香港。我沒有機會參加胡主教的晉牧禮，但就參加胡主教到來主持之聖母堂主保瞻禮，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主教給人親切慈祥的牧者形象，深深的刻印在我的心版上。

一九八四年的主顯節，紅磡聖母堂在聖母聖

心會 (CICM) 的二十五年開拓及管理後正式移交給香港教區，而接任的首位國籍司鐸是梁達材神父。梁神父身為教區司鐸又是普世博愛運動的成員，非常注重與主教的關係，時常在善會神師時間提醒我們要為主教祈禱，因為主教是教區的首牧，智慧和健康對他非常重要。這使我對教區和主教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也加深了我對主教的孝愛之情。在梁達材神父的引薦下，我在一九八六年成爲教區禮儀委員會的委員，一九八八年被委任爲教區「邁向光輝十年」的諮詢委員，因此與主教見面的機會也相應增加了。主教非常健談隨和，我們非常投緣，說話投契，我們的話題由小至購買影印機、圖文傳真機；大至新界新市鎮的發展、人口的變遷、一九九七年的回歸、去留的抉擇等，都一一涉及。

一九九零年我的爸媽因「六四事件」，帶同未婚的弟妹移民加拿大多倫多，而我則因應主教的呼籲留在香港，做一個勇敢的香港人，發揮基

督徒的愛國心。

一九九零年我完成禮儀委員會四年的任期後，主教力邀下我仍婉拒繼任，他即要求我加入教友總會爲幹事，他說「教友總會」是屬於教友的總會，我作爲教友沒有理由不爲總會服務的。一九九一年我被幹事會接納爲幹事，一九九四年以教友總會副會長的身份，獲邀請成爲胡振中樞機訪京團七人組的教友代表，隨同胡樞機往北京、武漢、西安三地作牧民探訪，獲益良多。使我對中國和中國教會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是次跟隨胡樞機的訪問，使我深深感受到樞機不凡的智慧和辯才，在與宗教局交談的會議中，雄辯滔滔三十多個話題，毫無冷場；樞機立場堅定，提出不少意見，令官員折服，對中國教會有一定的幫助。胡樞機對修院的培育，非常重視，故此他三次訪華，均不忘探訪男女修院，而且送給每人一個精美的十字架襟章，鼓勵他們背負自己天父所賜的十字架，跟隨基督，行人生的

旅途。領受的修生都感動得淚盈於睫。

胡樞機是一個富溢情感的人，我除了在武漢中南神哲學院，看見樞機因著副院長彭神父的報告而感動得淚盈滿眶外，在香港也有三次看見胡樞機泣不成聲。一次是樞機的慈母逝世，我代買了百合和菊花，讓他佈置私人小聖堂作追思彌撒之用，當我問及他可有考慮回鄉祭母時，樞機即感觸落淚，他訴說是慈母在一九八六年他回鄉探親時吩咐，著他不需要回鄉，免得勞師動眾，一來擾民，二來也沒此必要。因為她認為樞機是屬於香港教區和普世教會，要他在香港專心致意做好牧者的工作。另一次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他因著國家的軍隊槍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想起了他們那麼年輕便為國犧牲了，想起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便傷心得痛哭起來。

最後一次是在瑪麗醫院在病床上，他望著床尾近牆邊擺放的十字架，對我說：「我在為你們受苦，反覺高興，因為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為

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我依照天主為你們所授與我的職責，作了這教會的僕役。(哥1:24-25)在過去的六年，為了基督的緣故，我承擔了疾病的痛苦，為你們、為教會我願意承擔和犧牲。」但樞機要我勇敢地去接受他的離去，他的死亡；並要滿懷信心企盼來日在天鄉的重逢。樞機難過地哭了，但我的淚水由瑪麗醫院直到返回聖神修院上課時仍不能停止。再見啦！主教，你永遠是我們的善牧慈父。我們在聖體聖事內繼續共融，我深信我們在天鄉團聚的日子，我一定會繼續享受主教的慈愛。我願意繼續做主教的小天使 Angela，聆聽慈父的教誨。

今年十月開始，教會定為「信德年」，雖然胡樞機現在已回歸天鄉，但他的信德依然是我們的典範。他於一九四零年回應上主的召叫進入修院，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六日晉鐸，到逝世時剛好是晉鐸五十週年。樞機，你的晉鐸金慶就在瑪麗醫院的病榻前渡過，我在床前為主教祈禱並讀出

教宗的賀函，主教即感謝上主的鴻恩，笑說自己由梅縣的鄉下仔到苗栗開心的牧職生活，到爲香港教區服務，再爲普世教會和祖國教會作爲橋樑，作親王。主教深深的感謝上主的召喚、聖神的指引和聖母媽媽的助佑，使他能完成半個世紀五十年的鐸職奉獻。主教非常懷念他在苗栗的傳教日子，可以騎著單車到處探望教友，他記著每個受洗者的名字，他常常拿著台灣教友寄來給他的照片和信件給我看，訴說著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因著主教對苗栗的懷念，我趁著參加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訪問台灣原居民之旅，也央求到苗栗停留片刻，探訪和主教一起服務過的修女；也爲主教帶回一些他們的剪報、刊物和修女們殷切的關心和問候。

主教嚮往苗栗的鐸職生活，那裡的居民大部份是客家人，鄉情濃郁，使他有如魚得水的感覺。主教說他們鄉中人常罵那些不聽話不聽教的孩子，把你們賣到台灣苗栗去。而他自己則在苗栗

生活了十八年，非常開心愉快。他本人沒有野心做主教，然而李宏基主教乘在台北開會之便亦曾造訪他，希望他能到香港服務，助他一臂之力。可惜李主教回港不久便逝世，樞機對這位同班同學懷念不已，以至在十多年後特別將位於西灣河的教友培育中心及羅便臣道的教區賓館以李主教的名字命名，以資紀念。

胡樞機常笑說陳日君和湯漢兩位主教可幸福了，有一個月時間可以考慮才回覆是否應任牧職，但他從苗栗被召回到台北，只得四小時考慮，在於斌樞機的鼓勵下，雖知道香港主教是一項富挑戰和沉重的職責，仍然聽命回應上主的召回，懷著信德，毅然接受了香港主教的重任。他當年最希望能遲三個月上任，好使他能好好的學習好廣東話才就職就更理想了。

胡樞機勸勵我們教友要做好「香港人、基督徒和中國人」三重身份，他自己十分熱愛祖國，在一九九四年的訪問中就提出中國不只推行四個

現代化，而是要五個現代化。即除了四個現代化之外，他盼望祖國有宗教自由，人民得聆福音的喜訊而得享主基督的平安和喜樂，以至達到「基督化」。爲了進一步了解國內教會的情況，樞機於一九八零年成立了聖神研究中心，專責促進中國和香港兩地的交談，並按照國內教會的需要，提供迅速和適切的服務，擔當國內教會和普世教會的橋樑。

一九八六年香港一些信眾亦成立了公教教研中心，使香港教區範圍內多一個渠道與國內教會交流，特別在培育修女上作出更大的貢獻。而胡振中樞機自己透過不同的渠道，支持這些機構在國內提供服務方面的開支。

此外，胡振中樞機亦鼓勵教友前往國內朝聖，儘量支援國內教會的需要，亦表達香港教會對國內教會的支持和關懷。九十年代我前往國內教會探訪交流，看見一些修院和教友家庭都放有胡振中樞機的照片，由此可見國內教友和教會領

袖對胡振中樞機是非常敬重和愛戴的。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的政治轉移，引發了信心的問題。當時不但很多市民辦理移民海外，連帶教會也有不少團體做好準備，以便隨時撤離香港。但胡樞機對香港的前途滿懷信心，認爲有危就有機，香港在九七之後，教會將有更多的發展機遇，除了加強教會內的培育，例如加強組織信仰小團體等，更堅持在新界各新發展區購地建築聖堂；青衣聖多默宗徒堂、天水圍聖葉理諾堂和將軍澳聖安德肋堂便是在這個大前提下構建的，正好配合新界新市鎮的發展和人口遷移所產生的牧民需要。

另一方面，由於大量市民，包括爲數不少的教友移民海外，特別是加拿大的多倫多，成了海外最多華人教友的地方。海外教區的主教紛紛要求胡樞機派遣教區神父爲海外華人堂區服務。香港教區司鐸聖召短缺，更有些堂區因爲神父不足而要合併，但獨具慧眼的慈父主教並沒有遺棄移

民海外的華人教友而派遣神父前往服務，胡樞機這創舉正突顯他抱有遠大的眼光和對普世教會的情懷。現在每年多倫多三個華人教會合共有逾三千人領洗，這正好給慈父主教最好的賞報。

胡樞機爲人低調，溫文有禮。我在教區中心開會有時除了拿著公事包外，還挾著文件檔案，他看見了一定問，要否代勞代拿取，又會替我們推門和按電梯，是一個非常平民化的主教。暑期到了，主教又會約我的小女兒到他的辦公室見面，細詢我的女兒的學習情況和工作的神情，他又擔心我過度熱心投入教會服務，可有影響我們的家庭生活；我和女兒非常感謝胡樞機對我們的愛護和關顧。

一九九六年八月的一個星期六，胡樞機親自告訴我，他得到一個致命的疾病，他已開始爲教區作出安排，並由著名富經驗的醫生爲他診治，他正服用美國製的新藥。樞機看見我眼淚漣漣，除了吩咐我要保守此秘密外，還帶領我到他的宿

舍大門，指著牆上的大十字架說：「耶穌要我幫幫手，哥羅森人書不是說，因爲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爲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我接受病痛疾苦，但我需要你的祈禱和支持。」從那時開始，我立志加倍孝愛慈父主教，除了定時定候的電話問候請安，還經常抽空探望他。胡樞機的謙和謹慎，堅忍和勤奮，爲我們立下美好的榜樣。他每天下班後還拿著大量文件回宿舍批閱，在任牧職二十七年從未享用過應有的假期，只在八十年代乘到羅馬述職之便，到過法國露德朝聖。

胡振中樞機熱愛生命，珍惜天恩；爲了愛天主的緣故，終生奉獻給自己深愛和長期服務的香港教區。我深信樞機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繼續爲我們和香港教區祈禱。離別十年了，但我們對胡樞機的懷念，將永遠難忘！

我們敬愛的慈父主教胡樞機！請安息吧！ □